

旧约的历史年代问题

[繁体 PDF 档下载](#) | [简体 PDF 档下载](#)
[版权声明](#)

在过去五十年间，旧约历史年代学的领域因大量的发现和研究而有很大的进展。许多晦涩、使学者茫无头绪的论题，得以圆满阐释，并广泛被接纳。以往一些只能根据哲学预设或推测来解答的问题，现在则有大量实质数据来佐证。不过，这不是说所有难题已经疏解。无疑，新的证据有可能给原本的问题提供更可靠的解答，但决不表示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因这些证据本身又引发了新的问题。纵使没有引发其他问题，但已将这个课题的复杂性倍增了。

年代学本身存在着几个困难。按定义而言，年代学是尝试在一个绝对的时间坐标上确定某些事件发生的时序。关键是量的问题：有多少、有多久等等。相对之下，圣经所关注的是质的问题。一个人的生活如何，比他活多久更为重要。圣经的目的是阐明历史的内在意义，而不是把所有事件平铺直叙罗列出来。故此，圣经不会提供有关黎凡特地区甚至是巴勒斯坦的政治历史一部巨细无遗的纵览。圣经想要详述的是百姓与神的关系，以及表明那种关系的性质在历史中的必然结果。故此，那些想要建构一套旧约年代学的人必须紧记，旧约作者大体上对年代的问题兴趣不大。

这是否意味着——正如威尔浩生（ J. Wellhausen ）及其追随者所主张的——圣经所提供的年代资料毫无价值？这些资料会否只是粉饰的橱窗，为的是提高希伯来人用来表达其信仰的历史盛器的逼真程度？其实不然，理由有二。第一是按逻辑来说。圣经的作者对年代的兴趣不大，并不表示他们毫不关心所用的资料的真实性。只可以说，他们运用资料的方式，可能有别于那些热衷于年代问题的人。希伯来文由始至终宣称，他们是在历史中遇见神，显示他们对历史资料，态度相当审慎。

圣经的年代资料应被视为有价值的第二个理由，是由于正确理解时，一直都有科学证据支持这价值。在过去 50 年间，圣经资料的准确性一再得到证实。这方面给人最深刻印象的例子是费毅荣（ E. R. Thiele, *A Chronology of the Hebrew Kings*, 1977；中文版参冯文庄译：《希伯来列王的年代》，1981）对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录的著作。有关数字，包括上述记录本身之间，以及记录与圣经以外的文献之间，一直难以协调。这事实便成为指证相关记载是虚构的证据。不过，费毅荣已经证明作出协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更重要的是，由于所记载的人物具有非比寻常的真实性，可能性是存在的。

费毅荣的著作也证明另一个在圣经研究范畴被勉强接纳的原则。那就是，圣经的陈述——除非有别的证明——要被视为正确，而且能够协调其他研究范围的资料。这个假设会产生像费毅荣的著作般的作品，所做的，不是验证圣经，而是尝试了解圣经如何呼应其他领域的真理。基钦（K. A. Kitchen）指出，这是古代近东学者对待其他文献一般的取向。讽刺的是，部分由于 19 和 20 世纪具破坏性的鉴别理论，在圣经研究中显示了相反的取向，以怀疑的态度对待每一段圣经经文，直到精确无误地证明它是正确的。这表示许多学者的精力都是花在证明其假设，结果许多学术研究继续切碎和重构圣经。由于假设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取向，故此，旧约年代学的研究者必须持守恰当的假设。

故此，旧约年代学正确的方法理论是双重的。

（一）

首先，寻找诠释每一段圣经资料的钥匙。现代学者对年代学与年代资料的观念并不一定是足够的。圣经记载中某一个数字可能是实数，例如王室记录的例子，而另一个数字却可能只是一个约数，例如在民数记中提到的四十、七等数字。即使那个数字是实数，也要明白在那记录保存下来之前（一如费毅荣所作），已可能作出了协调。

诠释的方法取决于要被考证的资料的类型。旧约的年代资料共有三类，彼此间稍稍互相关连。第一类是有关族谱的资料。这些材料一般提供了族裔的世系（参：创十；代上一 1—九 21 等）。不过，在某些地方——尤其是族长的记载——一年代的资料归入族谱之中。这些材料通常包括父亲在他第一个儿子出生时的岁数，以及他去世时的寿数。

对于族谱的解释，有两个要点越来越清楚。第一，在宗族世系表中，通常不会包括所有人。典型的例子是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分为三个系列，各有 14 代。第一段（亚伯拉罕至大卫）相当于历代志上二章 3 至 16 节。然而，第二段（大卫至耶路撒冷陷落）却省去了四代：其中三代与耶洗别的女儿亚她利雅有关，另一代则是在末尾，以约西亚作耶哥尼雅的父亲，而不是祖父（代上三 10-16）。旧约出现这现象的一个例子，是把利未至摩西的四代说成等于整段在埃及寄居的时期，期间显然有约 300 至 400 年（代上六 1-3）。按古代近东的说法，说某人是另一人的父亲，显然只不过表示他是那人的祖先而已。故此，大卫提到扫罗和约拿单两人都是米非波设的父亲（撒下九 7 的原文）。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单单把某族谱的年份挑出来，然后与各代的数目相乘，便期望得出一份可靠的年表。

解释宗族世系，要留意的第二个要点就是，在世系中所附带的任何数字，其实扮演着次要的角色。很明显，古代近东的族谱，其基本功能往往是为了确立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身分地位。按这个目的，年代并不重要。这可以见于历代志上的族谱，从巴比伦回来的人尝试以族谱来恢复自己在民族历史中的合法地位。当中不能找到任何年代资料。另一个事实说明年代学的次要本质就是，即使有年代资料，也没有列明所指。这些资料既没有把所有数字合计起来，也

没有建立起各年份之间的关系。这不是说那些数字只是信手拈来的，故此没有任何意义，乃表示它们或许不是按现代西方社会的要求列出毫厘不差的数目。

同样的观察可应用于第二类资料：随意出现的年代说明，例如创世记十五章 13 节提到在埃及寄居的时间，或列王纪上叙述出埃及至建造所罗门圣殿的时间。在没有理由漠视这些说明的同时，也没必要设想两者都是分毫不差的年代数据。尤其是在王国时期之前的社会中，似乎极不可能存在长期的年代记录，因为缺乏重要性。相反，更有可能是以不同方式算出约数，特别是齐整的约数，显示了某程度的概算方式。诠释者在试图根据圣经的数字来建立严谨的年代代表之前，必须了解这些数字对圣经作者的意义。

第三类年代资料是出现在王族的年鉴或年表的相关数字。这可利用商业和行政文件最常用以确定日期的方法，就是以相关的年表记录年份。一位统治者在位期间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自他在位第一年或登基年开始记录。那么，这些数字的意义是最基本的，因而有充分理由按「表面」(*prima facie*) 相信这些数字是高度精确的。如前所述，费毅荣的著作对此提出了清楚的证明。

(二)

研究旧约年代学，若要以基督诞生为时间指标来建构圣经事件确实的年表，必须利用圣经以外的材料。单阅读圣经本身，我们可以知道如罗波安、亚哈和耶户之间的关系。然而，这样的研究不可能清楚确定他们的日期，因为他们互相关联的年表没有锁定于任何事件、天文或地理现象，以致可以放置在现代严格的时间坐标上。那么，必须做的事，便是以可确定事件发生日期的邻近文化为依归，来对照编年。

可幸，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美索不达米亚有一些这样的历史事件可供对照编年，以致能提供一个确实的日期，即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 931 年所罗门逝世之时。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间，圣经以外的资料，只有一则是可行的，事实上，那就是圣经以外第一次提到以色列，即埃及法老马尼他 (*Merneptah*) 于 1224 年战胜以色列。由于圣经没有提到这次战役，有关记载对建立所罗门之前的确实年表毫无帮助。换言之，在王国时期之前，圣经所载的所有日期都只能根据圣经的资料来推算，而没有特别的圣经外证可供核对。不论那一取向的神学学者，都往往缺乏了这样的醒觉。

对于用以建构以色列邻邦之间所发生事件确实日期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可靠程度，还有一言可说。通常这是基于某些可以确定日期的天文现象，这些现象清楚设置在该民族 (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 的相关年代表中。故此，假如某位君王的第四年记录了一次月蚀，就有可能在那地区中公元前哪一年曾发生了这样的月蚀，因而确定那位君王的第四年的确实日期。此外，由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年鉴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完整的，故此便可能把确实的日期前后推移许多年。藉着上述方法，以及两个地区之间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学者普遍同意，给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后半叶期间圣经以外主要的统治者和事件，定出一个确实的日期是有可能的，前后误差大约五年。

基督教线上中文资源中心(OCCR)版权所有©2005

OCCR 鸣谢汉语圣经协会及文章原作者允许在网上发表本文。「旧约的历史年代问题」，节录自 J. N. Oswalt，「旧约年代学」，《国际圣经百科全书》（汉语圣经协会，发表时未出版）。转载自汉语圣经协会，《读经与译经》，第 6 期，2003 年 1 月。

读者可免费 download 本文作个人或小组阅读及研究，唯必须全文下载，包括本版权声明，并在引用时声明出处。引用方法及中文文章版权详情及来源可参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introduction/citationandcopyrights.htm>。

本文网址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art_0103.htm

OCCR 网址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

[繁体 PDF 档下载](#) | [简体 PDF 档下载](#)